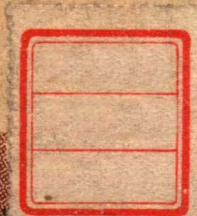


戰地生活叢刊

西綫隨征記



舒 羣 著



上海雜誌公司刊行

\$0.20

戰地生活叢刊

第六種

西
線
隨
征
記

舒
羣
著

戰地生活叢刊

西線隨征記

本書有著作權不許翻印

中華民國廿七年六月九日(漢)初版

發行額：二〇〇〇冊

著 作 人 舒 羣

發 行 人 張 靜 廬

發 行 所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	廣州	分	西安
店	梧州	店	漢中
重慶	宜昌	長沙	桂林
成都	許昌	昆明	洛陽

每冊實價二角

乙 項：第 110 號

出版物：第 0098 號

西線隨征記

目次：

- | | | |
|---|--------------|----|
| 一 | 我走向了戰場····· | 一 |
| 二 | 新識者與同行者····· | 七 |
| 三 | 出發前的月夜····· | 一四 |
| 四 | 初識的一個人····· | 一八 |
| 五 | 翦成一幅的剪影····· | 二二 |
| 六 | 中國的「愛人」····· | 二五 |
| 七 | 踏上了征途····· | 三〇 |
| 八 | 祖國在砲火中····· | 三五 |

九 正太線上·····	三九
一〇 俘虜·····	四五
一一 丁玲與她的伙伴們·····	五二
一二 夜里·····	五五
一三 三十多人的一羣·····	五九
一四 一個農家·····	六四
一五 一顆善良的心·····	六八
一六 哭訴·····	七二

西線隨征記

我走向了戰場

在這「魔鬼」與「暴徒」世界上，終於開始了我們被壓迫民族爭取解放的鬥爭，終於響了人類正義的號令！

「八一三」那天，我還在上海，過着那像西湖水面一樣平靜的生活。可是，祇有那一天啊；那一天以後，我的生活，便似茫茫的海洋被暴風捲起了巨波。

在不眠的長夜里，我曾爬上樓脊，去看黃浦江上的砲火，曾在曠大的房間內，獨自徘徊，曾寫了一首長詩「在祖國」，其中在這樣的一段：

我彷彿將要騎上一匹野馬，

在遼闊的天下奔馳，

我的去處，遙遙而無止，

我的去處，任隨我的馬蹄！

然而，又一天以後，我在詩的頁外，却又默默地寫了兩句：

男兒不怕死，

我要戰場去。

從此，我已經確定了自己未來的另一種生活。從此，又復活了幾年前我一槍一馬在東北，在戰場的記憶。可惜我不能夠再探知我仍在東北的父親地址；不然，我要寫一頁短簡去，告訴他：父親，你所盼待我歸去的時候，近了，很近了。

我生活上一切必要的東西，甚至曾被我保留幾年從不離過我身邊的紀念品，都一一地拋棄了，就是我以血所集成的十幾萬字未發表的文稿，也不得不移至友人的家裏。現在，那文稿，隨着上海一樣地陷入魔手，隨着難民一樣地遭受了不幸的命運吧？——如果是真的，那直是損失了我十幾滴的血。血，該是如何的珍貴的呢！然而，中國人的血，在日本的暴力下，已經流成了無數的長河！

在夕陽剛落的時候，聚集了十幾個友；我們同是流亡東北以外的東北流亡兒女。我們在露大的桌邊，互相地碰着酒杯。我們的臉上，表現着「最後的晚餐」的神情，可是我們唱着比「英雄交響樂」更壯烈的歌聲。天黑了，我們每個人都仍在留戀着不散，彷彿這一別以後誰也不敢預定我們再見的時日，也許更不知誰生誰死，永無再見的一瞬！

我臨行的那天，汽車把我送出租界以後，才感受了租界以內的和平景象，租界以外的戰爭氣氛；那是同樣的中國土地，無一線之隔，却有天堂地獄之別！

從上海到南京的途上，松江鐵橋被炸毀了，旅客要步行三四里，換上另一列車，繼續進

行。當夜色深沉的時候，人影雜亂地集成無數的人叢，包裹行李丟滿路邊，被遺下的孩子，哭着，呼喚着自己的母親，同時，母親已經瘖啞了喉嚨，仍在尋找着自己的孩子，這種悲慘的情景，我相信會深深地感動而又浸入每個有着人性的靈魂。而日本却仍以此爲不足，更常常派來飛機轟炸，難道日本軍閥完全失去了人性而祇有人形嗎？

在南京，我住了十幾天。在平津流亡同學會，我會見了一些舊日的友人，也新識了一些流亡的青年，他們那種愁苦與憤怒的臉色，彷彿是在說明日本殺害中國人的屠刀近了，幾乎近了每個中國人的身邊！同時，我也更深知日本軍閥的殘酷與無恥。他們派出轟炸南京的飛機，一批接連着一批，竟佔有了整日的時間。其實，他們所轟炸的也不過是無抵抗的破舊的民房，無辜的逃難老婦與幼兒——正像轟炸中國其它地方一樣。因此，我想到他們不但要滅亡中國，滅亡正義，而且要滅絕中國的兒女，滅絕全人類，讓世界上祇有櫻花樹存在，祇有大和民族存在。

九月十九日，也許是日本轟炸南京最厲害的一天。我在國府路的友人家里，也幾乎被

炸死；兩個炸彈的爆炸地，距我僅有十幾公尺。不過，隣家却有很大的傷亡，那些零碎的骨肉，都很清楚地從我眼前移過；最後我親去看了，一次仍在母親懷抱中的一個死後的幼兒。當時，我想世界上如果有一個正義的法庭，讓那幼兒的母親去控訴，誰能不承認日本軍閥是殺人的罪犯而判以死刑呢？可是，我祇看見她那連成珠串的淚水，祇聽見她那哭不成聲的哭聲，仰着臉，默無一言，彷彿不得不默認她的幼兒是一個無辜的殉難者，自己是一個「不幸」的母親。日本幾年來，幾次地侵略中國進攻中國，不知造成了多少她那樣「不幸」的母親；如果有一個正確的統計，更不知要拖長多少數字。——也許驚動了一切像鋼鐵所鑄成的人心。因此，我疑心日本軍閥必是禽獸所生，全無骨肉之情！

浦口銅山間的一段旅途，也成了恐怖的世界；被日機威脅着的列車，不得不常常停止。到銅山以後，才覺得兩肩輕快些，呼吸幾口平安的氣息。不過，在矇矓的夜色中，車站附近仍遺有日機炸過的彈痕，闊大而且深下。這又是多少葬身的墓地呢？我沒有探詢過，祇是悄悄地登上隴海路的車廂，去向西安了。

於是，南京在我的背後，更加遠了，遠了。我不會想到與南京這次別後，現在它竟淪入太陽的旗下！啊，日本的屠刀，已經深入了中國！難道他們祇記得田中的「奏章」而忘掉拿破崙遠征莫斯科也有慘敗的一日嗎？而且，現在的中國，也不是印度，祇有一個洗瓦吉，更不是阿比西尼亞，祇有一個塞拉西。

曾以楊貴妃而著名的臨潼，更因「西安事變」而成爲中國史上的紀念地；現在我所看見的也不過是一片荒涼的景色而已！也許祇有五嶽之一的華山，仍可使人留戀一刻，雖然它不及秦山的名聲之大。

一路，除去穿天楊與土窯而外，我完全感覺自己是在索倫與八達嶺的風塵中。可惜索倫與八達嶺今日已不是我從前的遊覽之所，而是被鐵蹄蹂躪的地方了！

到了西安的時候，我有着那類似北平的城廓，使我記起了西太后逃來此地的故事。她終於屈辱地重歸北平，可是我不願中國今日也有八屈辱地重歸南京，並且也不可能！因爲北平日本驅使曹琨成立了偽中華民國政府，且公佈了幾個原則：一、不承認蔣介石政府，二、

解散國民黨，三中口「滿」成立反共同盟，四、中日「滿」經濟合作，五、復興孔教。（據十二月十三日漢口英文楚報載。）所以我們必定抗戰到底爭取最後的勝利，以凱旋之歌，唱着重歸南京，北平以及一切的失地。

在我走進第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以後，我更深地感受着自己是在走向了戰場。

最後我得到毛澤東先生允許讓我以記者的資格，參加了第八路軍——日本的砲火所引起我的願望，終於漸在實現了。

新識者與同行者

在辦事處，以很短的時間，我新識了很多的友人，其中我最熟識的是兩個女人：一個是「長征中三十女人」之一的賀子珍女士，一個是「中國之友」的史沫特列女士。這兩個

名字，我想在青年的記憶中，已經熟知了吧？前者是毛澤東的夫人，也是一個「老兵」；後者是「大地的女兒」的作者。

幾天前，我早已知道賀子珍從膚施來了。我很願與她相識一次；可是，我的個性，又不願自動地去探訪任何一個陌生人。不過，有一次偶然的機會，在一家開演「保衛蘆溝橋」的劇院里，與她相遇了，又相識了。當時，我們都在看劇，並沒有談些什麼。我們的談話，還是幾天以後在辦事處的院門前相見的那一次。我們兩人都是倚着土牆而立，讓陽光溫暖着肢體。她好像不自覺似地開始了一句問話：

「你要到前方去了嗎？」

「是的。」

「哪一天走呢？」

「明天，後天。」

話停了，我們兩人彷彿都有一種同一的寂寞之感。新識者的心情，也許都會這樣吧？我

爲了破除寂寞，同時也是爲了探知些關於她的從前的事跡；我想她一定有很多動人的故事告訴給我。可是，結果，我祇知道她在「征途」的生活十幾年了，與毛澤東結婚已有九年，然後便因爲我一句話觸動了她的感情，使她感到幾分傷心。我記得我那句話是這樣問了她：

「你生過孩子嗎？」

「生過，生過六七個呀！」

「那麼，你的孩子呢？在膚施嗎？」

「現在祇有一個在膚施，其餘的都是生了，就給人了，生了，就給人了！」

這「生了，就給人了」使她臉上熱烈的感情，漸漸地淡了，慘淡了，眼里，充飽了淚水。我們的談話停了一下，我立刻把我們的談話，引向另一方面去，談到她最近的生活。她說：

「……我的傷不好，我的精神自然也不會太好……」

於是，我知道了她頭上，身上，還有七處手榴彈的傷痕。

「怎麼沒有醫好呢？」我問：

「醫好，很麻煩！現在還有彈片沒有取出。」

「現在你可以到醫院去，讓醫生用手術啊！」

「用手術，要很多錢呢！」

我聽了她這句話，我的感情突然衝動了：

「你如果肯的話，我可以找我的朋友幫助你去醫治；我想我的朋友都很情願的……」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她似乎有什麼感觸了，便向我告辭了：

「我們再談吧！」

她匆匆地別了我，跑回自己的房間去。我呢，仍留在原處，呆呆地站了很久，我感覺她不但是「一個「老兵」，而且她有着一個二十七歲的人所不該有的純潔的靈魂。

以後我們還有幾次的談話；在我感覺我們中間已經有了很好的友誼。在我們別後，我還想念着她，祝福她平安。

一個人有優點；同時，也有弱點，或是缺點；她自然也是一樣。然而她的弱點與缺點，始終沒被我發見。

我與史沫特列是因為教她幾天中國話漸漸熟識了。

她很愛中國，在她聽見中國勝利的消息的時候，她總要以中國話反問一句：

「大勝利！」

然後她便狂笑起來，好像她所希望的已經得到了，好像是她最大的歡快。

不過，她也憂鬱，當她獨自靜坐，或是徘徊的時候。她也許在記起了自己身前的一些淒涼的故事吧？因為她生長在美國工人的家庭，她的母親在飢餓中死去了；從此我們可以知道「黃金世界」的一般生活，也並不像好萊塢銀幕上所寫的一樣。又因為她早婚，喪失了少女時的幸福；她的丈夫，是印度人，是婆羅門教的貴族，也是一個革命者，幾年前，已經遠離了她，且娶了一個德國的女人，生了小孩，現在在蘇聯是一個教授。從此我們也可以知道她遭受這一打擊，是怎樣地傷害了她的心，熱情的心。此外，也許還有值得她憂鬱的故事。

那便不是我所知道的了。

在她作起工作的時候，便忘記了一切，甚至自己的存在。她工作的時間，最多有過十幾小時，不管旅途上已經如何的疲勞，或是飯後，或是夜深，總是在她那打字機的近邊，像一個音樂家打鋼琴一樣有興趣地打着，不斷地打着。她這種工作精神，是值得我們每個青年學習的。不過我看她常常失眠，却擔心工作損傷了她的健康；所以我常常勸她休息：

「明天再打吧！」

「不，明天還有很多呢！」

「你要病了。」

她搖了搖頭，表示自己為工作而斷送了生命，也沒有一絲的遺憾。因此，她的身體，漸漸地衰弱了。我們學習她工作精神的青年，這一點不得不慎重地加以注意。

以後，她是我的同行者之一。她以外，還有立波先生。我們三人在征途上隨着第八路軍同行一千多里，同寢同食，將近三個月。

立波現在要深入日軍的陣地去。臨行前他留給我一首詩：

瀟洒臨風日

悲歌沉醉時

殘春懷盛季

餘勇上征騎

同行逾兩月

勞燕忽東西

男兒無別淚

書此報依依

這首詩，我覺得很好，寫在這里，留為我們別前的紀念吧！希望他平安地去，再平安地歸。

來，讓我們仍然在一起，隨着我們的祖國同生死！

出發前的月夜

如果不是國難的時候，我要一遊西安附近的名勝與古蹟；這也許是我離去西安以後，最大的遺憾吧？

在隴海路上很短的時間，便到了潼關。這潼關的古城，在古時，是像雁門關，娘子關一樣，喻之為絕人的鐵壁；而今雁門關，娘子關已隔不住那蹂躪中國的鐵蹄。不知潼關是否仍是今日戰爭中的一重地？——如果是，我們要以中國兒女的骨肉保護它以往的光榮！

臨近黃河岸邊的時候，我看見那混濁的波流，浮盪着一種使人感到幾分淒涼的氣息；它不像松花江水面那樣的澄清，有着一種誘人的色質。然而現在已經不再是我們自由航

行的地方，也許正因為這樣，我認爲松花江比黃河美麗。在岸上，等待着渡船，等待了很久，無形中使人感到像原始航行一樣的艱難。幸而有一偶然的機會，一隻軍用的渡船，把我們同行的幾個人載過了彼岸；不然，也許要等到第二天。

在黃河的彼岸，在岸邊的沙土上，躺着很多爲民族，爲國家盡了最大力量的傷後的戰士，在等待幸福之船把他們送過河去。可是有人告訴我，他們有的等待兩天了，無衣無食而且有着傷痕，在露天下荒郊一樣的地上，忍受着無情的風雨；如果他們仍有知覺存在，他們能不感到他們並沒有負疚於國家而國家負疚於他們太大嗎？同時，這使正在開赴前方的戰士能不減低幾分勇氣嗎？所以我想對於救護工作，要澈底改善一次！

風陵渡口的黃昏下，積留着很多的軍用品，充滿了逃來後方的難民，去向前方的戰士，牛馬車輛都擁擠着一條狹小的沙路，讓一片沙塵隨着飛往宿巢的老鴉，向四野飄散。戰時所特有的一種氣味，深深地透入了我的鼻孔；這種氣味，在西班牙也可以同樣地領受吧？——雖然，一是來自東京，一是來自弗朗哥之手。

同蒲車輛，像從昂昂溪到齊齊哈爾的車輛一樣；所以我登上同蒲車以後，在半眠的神情中，無意地想像自己又一度從昂昂溪去齊齊哈爾，或是從齊齊哈爾去昂昂溪了。然而，事實是在太原；從今思往，誰能不有幾分苦痛？幸而車上遇見了一些陌生人，他們談着戰場上的故事。我一面在聽着他們的話聲，一面讓時間從我身邊偷偷地走過了。

在我看見太原的燈火的時候，已經是兩天以後的深夜了。在朦朧的月光下，還有太原城樓的模糊的暗影；——中國大的城市，特有的一種標記。進城以後，我沿路看見了被日機炸過的房屋；塌倒的牆壁，零落的磚瓦。這戰場的痕跡，已經見之於未戰的太原。因此，我想到中國還有幾個完整的城市呢？

在太原住了不過五天，便臨近了出發前的月夜。第八路軍駐晉辦事處的院內，一切都已寂靜了。我在屋里徘徊着，等候史沫特列回來，告訴他們要出發的消息。窗外的月光，透入了窗紙，清幽而明朗；這和平時代的氣象，爲什麼仍重見於今夜呢？他們回來之後，我們便忙動起來。於是，這美好的月夜，在我們忙動中破碎了。

「**穿起軍衣試試吧！**」

立波好像特別感到了軍人生活的興趣，他穿起了新製的軍衣，掛上了皮包。史沫特列忙着整理自己的東西，甚至沒有說一句話的機會。我呢，悄悄地寫了一首詩：

我懷着戰士的心而來，

我將又懷着戰士的心而去。

來時，我一無所有，也一無所求，

我祇是爲了祖國復仇！

去時，我將也一無所有，更一無所求，

我也祇是爲了祖國復仇！

復仇後，我願我的祖國自由，
復仇後，成更願自己也自由！

初識的一個人

在日機轟炸中，我離開了太原。離開不滿兩個月的時候，太原，在版圖上便變了原色而成了中國的失地之一。不過，我並沒有失意；我想祇要不動搖我們抗戰的決心，祇要中國每寸的土地，都留下馬德里的戰蹟，我相信最後的勝利，是我們的。

坐了十幾小時的汽車，到××的時候，已經是夜深了。第二天，到第八路軍總指揮部去，要步行二十幾里。可是，我曾在西安，打一次籃球傷了腳，直到這時候，也還沒有養好，所以我不得不騎上一匹準備載行李的驢子。我以外，還有十幾個同行者，都在我身前身後步行。幾

年來，我久已不慣騎行，感到比步行還不舒服。當同行者休息的時候，我更要休息。第一次休息過後，便行上一座高山；山下完全是一片秋色下的田野，雜着一些農家的遠影。——我感覺確是離了都市而來近了鄉村。可是這鄉村也許比都市更高漲着抗日的情緒吧？在沿路的牆上，有很多第八路軍的標語：「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改善人民生活，」「實行合理負擔。」在轉過一處山灣的時候，我立刻發現前面來近了的三個人，都穿着同樣的軍服，都是同樣的兵士的模樣，所不同的是有兩個人分握了三匹馬的韁繩，另一人空着手。當史沫特列與那個空着手的人的視線連起一條的時候，親愛地打了一下招呼；然後她給他介紹我與立波兩個人。

「新聞記者。」

隨着她又把他介紹給我們：

「彭德懷。」

如果不是她給我們介紹，即使我們與彭德懷先生相遇了，也必定想不到他是彭德懷。

彭懷德與史沫特列經過一刻談話以後，他向我與立波問：

「你們都到總部去嗎？」

「是的，到總部去。你到哪去呢？」

「我到衛立煌那里去。」

「幾天回來？」

「很快就回來。」

這時候，我的騾子已經把我拖開了，牠再不聽從我重歸原地，同時我的腳痛也不使下來，於是祇好向他打了一下別時的招呼：

「回來再談吧！」

於是我任隨我的騾子拖走了，可是不出十幾步遠的地方，牠又自動地停下了。我再讓牠轉頭回去，牠也不肯，所以這次那個初識的人，祇給我留下一層模糊的淡影。

以後，與彭懷德也不曾有過更深的認識，因為他不常在總部而常在外面為工作奔忙，

相見的時候很少很少。

不過，據史沫特列談過一些關於他的往事，給我留下一些不忘的記憶。

彭德懷去後，我們仍繼續着那段短短的行程走去。另外的一些同行者，有很多人這樣地問我：

「那個人是誰？」

當我告訴他們那個人就是彭德懷的時候，他們都不由自主地疑問了一句：

「是彭德懷？」

在我給他們以肯定的回答以後，他們每個人都長吁了一口氣息，彷彿表示着當時沒有更深地認識一下彭德懷，在別後而成了一種遺憾。

「彭德懷有多大歲數呢？」

「看樣子也不過四十多歲吧？」

「……………」

他們在談話中，描寫着彭德懷的一切；也許還不知道路途在他們的腳下已經過去幾里了。

剪成的一幅剪影

同行者中，一個人告訴我前面透出幾點斑白的小村，就是第八路軍的總指揮部；時候，相距還有三四里遠吧？日機的響聲由遠而近了。同行者都一個一個地散開了。我也祇好忍着腳痛，從騾上跳下來，準備逃避。可是日機從高空，無意地飛過了山脊。於是，我們又集合起來，走着，走着未盡的旅途。不過，每個人間拖長了一些距離。

走進那個小村的時候，我們先到了政治部。那是一家鄉村稀有的華麗的房屋，門外與

窗前都刻畫着中國古代式的畫壁，美麗而且新鮮，彷彿我從前遊逛「故宮」所見的色澤一樣。我走進去以後，看見有一些人在陽光下取暖，談着什麼。史沫特列把我以記者的名義介紹給他們，同時，她也把他們一一地介紹給我。可惜他們的人數太多，使我不能在一刻以內，完全記住他們的姓名與職務。然而在中國的習慣上，我又不便另問一次，所以祇有等待以後新來的機會吧。現在我敢確定其中是有任弼時先生；我記得自己與他談了幾句話：

「從什麼地方來？」

「最初是從上海，這次是從西安，經過了太原，到此地！」

「上海我們打得怎樣？」

「還好。」

「『八一三』的時候，你在上海嗎？」

「是的，在上海。」

我自知自己不適於一個記者的職務，除去我自己佔有的房間以外，不適於任何的陌

生的環境而且，我最不願見的就是很多的陌生人，既不能破除談話中的寂寞空氣，更不能從寂寞中引起緊張的情緒。在這種情形下我祇好問他一句：

「工作很忙嗎？」

「不很忙。」

據說他從前是留蘇的學生，曾任過上海某大學的教授；現在是政治部主任。我與他雖然祇有幾句簡短的談話；但是他那濃黑的短髮，珠一般圓而又珠一般明亮的眼睛，立刻給我留下一種深刻的印象。在我看來，那該是他外表上，唯一的特徵，很夠小說中的人物與舞台上的角色；使人看見他以後永遠可以記住他。

以後我們常常見面，也常常談話，所以他成爲我在第八路軍中比較熟識的一人；我相信如果不是我們年歲上，生活上有着距離，我們可以成爲很好的朋友，可以談一談學術的諸問題，甚至私人的秘密。有時候，他的臉上透出一種青年之友的神情，使人感到他的熱情，也有時候，他保留着一種最大的沉默，使人無形中感到他的冷酷；總之，他充滿着像一個詩

人一樣的多變的感情。不過他好像永遠保持着一點——神經的敏感性；這也許是一個政治家所必有的吧？

中國的「愛人」

朱德先生的名字，已經深深地印在青年的記憶中了吧？

在我到第八路軍總指揮部的第一天的黃昏里，便看見了他。那時候，他正在籃球場與很多的青年打着籃球。不必有人介紹，我立刻就辨認出他來；因為他的臉孔與流傳外面的像片一樣，嘴邊與眼角還有幾條深下的皺紋，彷彿一面在記着他的年歲，一面在說明着他過去的事跡。他像青年一樣跑着，跳着，撲着籃球。我看他總是張着口，保持着一種歡快的笑容。可是，我所見的他的像片，積蓄着一種尊嚴，一種無情與冷酷，與我這次所見的他的本人，正是相反。因此我感覺他在動態與靜態中好像完全不同的人；所以我有一次問他：

「看你的像片爲什麼那樣凶呢？」

他便默然地笑了。

我第二次見他，是第二天去訪問他。他正在院內刮臉，當他看見史沫特列、立波與我的時候，他立刻站起來招待我們，好像不要等到刮完臉，便要與我們開始談話。史沫特列給我們互相介紹一下以後，我們都要他去刮臉，坐在一條長櫈上等候着他。後來，他領我們走進房間去。開始我們談了些不必要的話，消去了我一杯茶、一枝煙的時間；隨後我們談到目前戰局的形勢，他說：

「我們不管暫時的一部戰事，如何失敗，我們勝利的形勢總是一天一天地在發展。現在，我們必定保持必勝的信心，保持持久戰的決心，最後的勝利必然在中國而不在日本！」

他的手，總是相交他伸入袖口，很堅決地指示出了中國戰局的前途。

「日軍所佔的也不過是鐵路沿線的城市，他們的戰線愈長，他們的困難也愈多。祇要我們經常襲擊他們的後方，破壞他們的交通，使他們無法運輸一切軍用品，就這一點也足

夠致日軍的死亡！」

在我們談到關於救亡工作方面的時候，他說的很簡單：

「我們目前唯一的工作，就是發動民衆，武裝民衆，讓全國民衆一致起來抵抗日本。」
最後我們談到日軍方面，我摘取了最值得注意的一段話：

「我們第八路軍抗戰以來，有很多經驗告訴我們：日軍並不兇，一點也不兇，打他們更不難。我們在平型關消滅板垣的部隊，就是鐵證。他們有很多的弱點：一、衝鋒不強，二、防守不善，三、警戒疎忽，四、爬山不如中國兵，五、胆怯。不過我們也不要因此輕敵，他們也有他們的優點：一、善於配合火力，而且可以隱蔽，二、退却好，三、增援迅速，四、能夠適應戰略行動，還可單獨作戰，五、打死不交槍，就是不肯做俘虜。——這也有幾種原因，一種是他們傳統的武士道精神，一種是他們國內欺騙的宣傳，說中國人如何的野蠻，如何的殘酷，一種是因爲他們曾任意地慘殺中國人，怕中國人向他們報復。」

他很精細地分析了日軍的優點與弱點。我想我們對於他們的優點，有的可以避免，有

的可以征服。——比方日本不肯做俘虜的問題，在第八路軍已經有了相當好的辦法；教給兵士幾句日本話口號：「交出你的槍，不打死你，」「我們不殺俘虜，」「我們優待俘虜」——等等；當在戰場與日軍接近或肉搏的時候，可以向他們高呼出來。有一次就是因為呼出了這種口號，一個日本兵才安心地做了俘虜。此外，我們可以盡量地攻擊他們的弱點。這樣地把戰爭持久下去；最後的勝利不是我們的，是誰的？

與他這次會見以後，漸漸地熟識了；不管在旅途上，或是休息中，常常有談話的機會。多見他一次，便感到更加多他的可愛；他待任何一個人，總像待他的好友一樣。有一次，在夜深的時候，他一面與我談話，一面在燒牛肉；因為我常聽人說他善於燒菜，所以我問他：

「你真會燒菜嗎？」

「你等着吧，燒得滿好吃呢！」

因為我最愛吃，不等他燒好，我便先吃了。我一邊吃着，一邊贊揚地說：

「真好吃！」

「你再等一等更好吃呢。」

他已經五十多歲了，而却像青年一樣有趣味的話。我記得他有一次演說的時候，他談到外面有很多青年，都要參加第八路軍，他說：

「那很多青年硬要來，我們也沒有辦法，祇有硬要！」

他類似這種話，常常引起別人的大笑。與他在一起，我感覺不致使人困於冷靜與嚴肅的空氣中。也許正因為這個原因，使人人都願意接近他。

此外，他不驕傲，而且謙遜。我還記得有一次在雨天下行軍，我的馬很疲勞，不能再騎，我隨着隊伍步行，漸漸地落伍了三四里。那時候，他從後邊騎馬來了。他見我以後，立刻下了馬，他問我：

「你走慣了嗎？」

我告訴他在這樣的長途上，早已走慣了。然後我們一邊談着，一邊相伴地走着在泥濘的地上，祇有一條可走的小徑，他總是把這小徑讓給我走，而他自己踏着泥濘的草叢。因此，

我想他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就，這也許是原因之一吧？一個人也許常常失之於驕傲而成之於謙遜吧？

我很愛他，他的印象，佔有着我靈魂的一處。在我以外，我想有更多的人更愛他，彷彿他已經成爲中國的「愛人。」

踏上了征途

我來以後，僅是五天吧，便傳來了移動的消息。我已經離別了幾年的行軍生活，又將重新開始了。夜里，忙着抄寫日軍板垣師團長衛兵的日記，又忙着整理行裝。直到夜深，行裝整理好了，那日記還沒有抄完。最後，我睡去了，恰是到了睡好的時候，衛外的笛聲響了：

「起床！」

漸漸地騷動起來，在移動的燈火下，不住地有着問聲，回答聲。鄉村慣常安靜的空氣，破碎了。慣常安靜的鄉人，也騷動起來了，他們要看看自己鄉里究竟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還沒有洗完臉，早飯已經來了。這時候，我知道了臨行前的時間，迫近了，不容任何人再隨意延長一刻。匆匆地吃了飯，又匆匆地隨着隊伍出發了。

天色，將近黎明。廣大的原野上，每處都在浮動着一種模糊的雲煙。我騎了一匹年青的騾子，在兩面土壁間的小路上，一步一步向前走着。這使我記起了從前在東北行軍的生活，我騎的不是年青的騾子，而是一匹幾乎瞎了雙眼的老馬；此外，好像沒有一絲的差別，我所見的景色，好像與從前完全一樣，甚至我吸取空氣的感覺也是一樣，清爽中有些寒冷。

立波也許是因為第一次行軍的緣故，他祇感興奮而忘去了疲倦。急走着，走到隊伍的前面去了；讓我和史沫特列落在他的後面有一二里遠。不久，在一次休息間，我鞭打着自己騎的那匹年青的騾子，趕上了立波。他看見我的時候，先向我笑了；在笑中好像表示了一種驕傲。可是我很嚴肅地告訴他：

「我們不是走今天一天就完了，明天還要走呢！也不知道要走多少天呢！」

我的意思是勸告他慢些走，以免第二天感到過大的疲倦的痛苦。他不肯聽我的話，也許因為我們平常好開玩笑的關係吧？休息完後，他仍是獨自走在前面，我仍是同史沫特列在一起。在過一條小河的時候，她的馬在石塊上滑倒了，跪下了一雙前蹄，她幾乎落在水里。這使我和我身邊的一些人都受了一些驚恐，有人立刻拖住她，讓她下了馬。據她說她的腰又受了傷；因為她從前被馬跌傷的腰部還沒有完全醫好。因此他不能再騎上馬去，祇有讓兩人扶助她走。走了一兩點鐘以後，她忍痛地又騎上了馬——是一匹好騎馬，是雲南名產。牠總是愛跑，不肯息休一刻的工夫，即使勒住了韁繩也是一樣。她愛牠好像愛自己的愛人一樣；可是這時候我從她的臉色上可以看出她對牠的確有些恨意了，因為她已經經不起牠奔馳的速度。最後不得不讓另一個人拖住牠的韁繩，使牠不能夠任意拋動着馬蹄。可見牠仍在拚命地掙脫着，彷彿不許任何外力妨礙牠的自由，彷彿自由是牠的一切，彷彿牠是獸類的珈爾曼：

「……不願意別人來和我打麻煩，尤其不願意受別人的指揮。我所願意的，便是自由自主，隨心所欲……。」

她隨着牠漸漸地離遠了我。

後來，我因為騎得太久了，不得不從驢上下來，在我剛走起路的時候，便感股部與大腿的酸痛，所以在我再一次趕上立波，更嚴厲地勸告了他；他呢，仍然不聽。可是他第二天便知道了我所勸告他的話，是很正確；他的腳掌，已經受傷，不得不騎我所騎的那匹驢子了。

他騎着，我走着，或是我騎着，他走着，交替地在減短着我們的征途！不過，在未打退日本帝國主義前，我們的征途永遠無止的一日！走吧，走到中國解放的時候，我們的征途，便終了。——那時候，讓我們全中國人，讓世界一切愛好和平擁護正義的伴友，聯歡在一起，高舉着勝利的酒杯，任情地高呼一聲：

——中國解放萬歲！——

——我們擁護人類的自由、平等、和平！——

我們任情地狂醉一次吧，報償一些爲了鬥爭所受的一切辛勞！

「你在想什麼？」

一波問我，我不回答他什麼；仍是隨着隊伍前進着，仍是他騎着，我走着，或是我騎着他走着；這樣我們一直繼續了幾天。每天都是從未明前的夜色中，到午後，或是到黃昏，才宿營休息。在休息的時候，我不想吃飯，也不想說一句話，所需要的祇是洗洗腳，然後睡覺！每次都好像剛剛睡着了，便又被起床的軍號叫醒了。有時候，我不肯起來，希望再多延長一刻的睡眠——雖然也知道事實已經不許有着這種希望。也許不會有人相信，在這期間的睡眠比黃金還珍貴吧？

在征途上，我知道了娘子關被敵人突破了，又知道了上海，太原被敵人佔領了的一些消息；我忍痛的心便忘去了疲倦。有幾夜，我完全不想睡眠，祇是懷想着那些受難的土地和那些受難的人羣；甚至在夜行中，還更感覺興奮——好像我多受一分的辛勞，便多有一分的收穫；使我們祖國解放的那一天更近了些。

「你走吧，不要停下你的步子。不要怕疲倦，疲倦可以忍受的，你看看，有多少中國人不是在忍受着死亡嗎？……中國勝利的那天近了，也許就在明天！……」

透入我耳孔的一切音響，好像都在這樣地告訴我。

祖國在砲火中

早晨剛剛起來，便聽見了前方勝利的消息。據說在勝利品外，還有一部俘虜。我興奮着，隨一部份工作人員去了。

路上，砲聲不斷地響着；好像響在我的身邊。遠處的山，近處的河流，同往日一樣。可是在臨近我所去的地方的時候，我所看見的一切都變改了常態：河里，積留着彈粒，斷了的繩頭，破了的皮帶，各樣的糧食……路上躺着馬屍，滿載的車輛，來往的無數的隊伍；從遠處看來：

像日本軍隊一樣，幾乎每人都穿着一身黃呢大衣，那種飛快的步子，使人感到奇異。據說一二九師和一一五師又將開始一個大的戰鬥。

那個農村近了。附近的田野都已荒蕪，零落的衰草和乾枝，遮滿地面。那戰地特有的一種景色，想不到在這農村也出現了。我在呼吸中，彷彿已經感到濃厚的砲火的氣息。從遠處飛來的一隻老鴉看牠，早已疲勞了，然而牠却不停留下來休息一刻，一直飛走了，遠了。

農家的院門前，站有崗兵。軍人以外，很少看見老百姓；即使有也是當地的公務員。那天晚間我住的農家，祇有婦人和小孩，她們家里的男人，都從軍去了。她們的生活很苦，不但沒有菜，而且也沒有鹽；聽說整個的村子，也收集不到一元錢。她們這種辛苦，可想而知。她們說：如果再不把日本盜賊打走，春天的時候，她們將被飢餓所迫而死！

第二天我住的農家，比較富裕些了，因為院內還存蓄幾堆草莖。然而砲聲一響了的時，他們都擔心他們那僅有的財富了。他們有人問我：

「你看日本鬼子能不能進來？」

「你想呢？」

「我想有第八路軍在這里，總不要緊，你看我的話對不對？」

他說完以後，砲火更激烈了。我在林彪先生的住室，看地在指揮他的幹部，怎樣配置前線的兵力；他又用電話通知了徐向前先生。當時我要求他我也願意到火線上去；可是他不能允許。他笑着臉對我說：

「這次怕是危險，再一次我一定答應你！好吧，再一次我一定答應你！」

這樣，我祇好看他領着隊伍出發了。然後，我立波，史沫特列和一些其他的人員，都集中到高崗的一處遙望。其實，看來戰地並不遠，最多也不過三四里地；我們所看的一切都很清楚。

砲聲不斷的響着，響了一夜。早晨有人給我送來了日本點心和鴿子牌的朝鮮煙。我吃着吸着，好像取得了一種報復。

我看見又有些人集在那高崗上了，仍在遙望戰地。不遠那墓地的松林間，便是林彪所

在的地方。不久，我看見敵人的炮彈都集中在那一處爆炸。因此，很多人都替他擔心了。

「他怎麼還回來呢？」

他沒回來；回來的是他的特務員受傷了。這特務員的傷在腿上，他脫下褲子以後露出很大的血孔，鮮血不住地流下來。他告訴我們林彪沒有受傷；我好像是一個基督徒，替他默默地向上帝祈禱了：

「祝他平安，永遠平安！」

然後，他又告訴我們他以外還有幾個人受傷。我立刻問他：

「他們爲什麼不下來呢？」

「他們都不肯下來，他們一定要和日本鬼子拚到死！」

這英雄的豪語，會使人在敬佩以後感到幾分戰抖。

吃早飯的時候，敵人也許發現了我們所在的目標，三個砲彈都是落在我們的附近，其中的一個直是在我們的身邊。被震動而起的塵土、草莖、落葉，都落進我的飯碗里。我感到一

個人的生死在這時候，真是祇有一線的隔離。

隨後，我們便接到了移動的命令。在臨行前，我看見遠處近處的農村，都做了敵人砲火轟擊目標，高起的火烟漫沒了曠大的空間。啊祖國在砲火中！

正太線上

前一天，我們知道要開始夜行了。

是的，是在夜深吧，天色黑暗，沒有一切的光亮，也沒有燈火，我騎着那匹騾子，隨着史沫特列帶有些野性的馬渡了一條小河。在一條高起的懸崖上，她的馬蹄被絆了一下，她幾乎從懸崖上拋了下去。她很慎重地讓她的特務員開了電筒照了一下，是一個手榴彈，拋在她的馬蹄下。這時候，我真感到了些餘驚。如果那手榴彈被馬蹄踏響了，我們和我們身邊的幾

個人，不管怎樣，也要發生不幸的死亡吧？即使是受傷了，也是一種極大的遺憾吧？

我們這次的夜行，是爲了經過正太線避免敵機的騷擾或轟炸。可是，我們經過一個縣城的時候，有一部份走錯了路，我們走近正太路的時候，天色漸在明亮起來。我騎着那匹驢子，一直騎了好幾點鐘，沒有下來過一次；我的脚被凍僵了，在不知覺中，突然從驢上跌落下來。幸而我沒有被跌傷，祇是左脚有些痛。

然後，我把那匹驢子交給了特務員，我沿正太路步行。據說那就是馬首車站，敵機天天轟炸的目標之一。附近的房屋，沒有一家的屋頂飄起一縷的炊煙，寂靜得聽不到一聲鷄鳴，或是一聲犬吠；我想居民完全逃走了吧？逃到什麼地方去？現在中國何處有安樂的土地？路軌上，停留着幾輛貨車，再遠些好像還有車頭在鳴叫，在移動着車輛。我所見到的一切，都被一種死氣所包圍。——我青年的跳動的心，彷彿也經過一度的衰老！

在不遠的一座橋下，我彷彿發現了一些大的行李和大的包裹；我猜想這難道是逃難者所遺留的嗎？在我走近的時候，看清了，不是啊，完全不是大的行李和大的包裹，而是一些

傷兵圍着被子，裹着褥子，躺着，坐着，不住地在呻吟着。我特意走下橋去探望他們一下，他們的手上滿着傷痕，他們的臉孔被血跡所模糊了。

「你有槍嗎？」

還有一個人掙扎着，問我。我從他的衣領上可以知道他是一位少尉軍官。他還沒有等我回答他，他又急迫地問我：

「你有槍嗎？」

「你要槍做什麼？」

「同志，我問你有槍沒槍……你不要管我做什麼……」

「我如果沒有槍呢？」

他有些失望了，頭無力地垂落下去。爲了這，我立刻又問他：

「我如果有槍呢？」

「那就請你打我一槍……祇是一槍！」

他爲我指一指自己的前額，表示那是他要我開槍的目標。

在我問他爲什麼要我開槍打他的時候，他抑制不住自己的苦衷，淚水充飽了他的眼角，我想他如果不是故意逞着一種軍人的剛強，他的淚水會像珠串一樣地滾落下來，如果我是他的親人，他一定會向我哭訴。

「同志，你有什麼話，請你告訴我！」

於是，他開始說了：

「我們從前線退下來好幾天了，你看看這地方——」他給我指一下那天地間的荒涼的景色，然後又繼續地說：「凍也凍死了，餓也餓死了。」

我安慰他很久，可是他却說：

「還是死了好！」

「你是一個軍人，不該有這種悲觀的思想；尤其是在現在抗戰的時候！」

「同志，你不要說吧！你的話我都懂。」

「那你爲什麼要死？」

「你看看我的傷——」

他在風里扯開自己的衣服，讓我看他胸前的一塊傷痕。我問：

「同志，你怕痛苦嗎？」

「這點小的痛苦，我還能忍受。就是……」他下了決心似地說：「就是我躺在這地方不好，你看這地方常常過軍隊，開到前線去，如果他們看見我，他們不傷心嗎？在前線上，他們還有勇氣嗎？他們要想他們傷後也和我一樣……同志，兵士的心理，你懂嗎……同志，你有槍，請你打死我，對我對誰都好，這你也懂嗎？同志。」

他的話，怕永久留在我的心里吧？

我不知道我怎樣忍痛地離去了他，我祇記得我的步子緩慢下來，雖然我已經落伍了很遠。

突然，我的思想，又被一種新奇的現象奪去了。鐵軌上遺留着無數的血的棉塊和血的

布條；由血的棉塊和血的布條漸漸地又看見了血的軍帽和血的軍衣，最後是血的沙地，血的車軌，啊，血的人間，一切都是血的！無數的不成形的屍身，不完整的頭顱，斷了的腸子，破裂了的肺葉……這一切零碎的骨肉，沿着鐵軌的兩旁，延長很遠。有一個軍官和幾個路員正在收拾，漸漸地由遠而近了。據說這是昨天被敵機轟炸的兵車，又被昨夜急駛的列車壓過了。我停留一下，看見經過身邊的隊伍每個兵士都像向那些零碎的骨肉在表示：

「現在每個中國人所要做的，你們都做到了！你們安息罷！我們還在繼續你們為我們的祖國去復仇，去復仇！」

我剛走過正太路以後，便聽見了我們隊伍的每個單位都發出了警報的號令。不久，我聽見了飛機的響聲近了。這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找到了自己躲避的地方，我就坐在一塊山石的下面，遙望着飛機的標誌。在刺眼的紅球從機翼顯露出來的時候，證明了來的是敵機。於是，我耳邊一切的聲音都停止，直到敵機去了以後。

其實，在行軍中，常常遇到敵機，大家都習慣了。它們的來去，好像與我們沒有什麼關係。

即使聽見它們在轟炸，不過是一些巨大的聲響刺了幾下耳孔。

再走起路來的時候，路上，遇見很多從太原退下來的路員和居民，揹着包，抱着孩子，拖着車，那種悲慘的現象，彷彿無異地又看見了一些零碎的骨肉。我年青的跳動的心，彷彿又經過一度的衰老！

俘虜

廣陽的一次戰鬥，有些日本兵做了第八路軍的俘虜。我看見的第一個就是松井四郎。我一走進那家的院門，便看見他寂寞地坐在曠大院內的一條長凳上。兩手相握着，望着遙遠的天空，是記起了故鄉？是留戀着戰場？是假想着自己明日的命運？我都不知道，祇看見他的臉色異常憔悴而且愁苦。他與我相見的時候，還是他開始俘虜生活的第一天。

他是西宮人，是西宮蓄音器會社的工人。「八一三」以後，他被徵入第二十師團第二十聯隊充當輜重兵。他現在才祇有二十三歲。他曾在師範學校畢業，還可以說幾句簡單的英語。他穿着日本兵士一樣的軍服。戴了一付近視鏡，可惜已經碎了一塊鏡片，祇餘一片還完整地留在他的眼前。我們相識了以後，我從他的手冊上抄下值得我們注意的幾句：

此地土民很危險，殺了三十名以後，我們才安然宿營。

被敵包圍了，

已經是最後了，

希望友軍援助，

神，你幫助我吧！

前者是他們殘殺中國同胞的一篇真實記錄，後者是他做俘虜前被包圍中所寫的類似詩形的短句。他的思想和行動，從這里，多少可以知道些了。他給我的印象還好，我問起他的家的時候，他以哭聲回答了我。然後，他問我：

「你看我將來怎樣？」

「將來怎樣？」

「我是說你們將來怎樣處置我？」

我們很多人同聲地回答了他：

「你安心吧，我們不但不殺俘虜，而且優待俘虜，你安心吧朋友。」

黃昏了，他隨在我們一起去留宿。吃晚飯的時候，他一邊心里難過，一邊不慣吃中國的飯菜，所以他吃得很少。飯後，他看我在吃煙，他指着我那一段快要燃燒盡了的紙煙問：

「可以給我吸一口嗎？」

他那可憐的手伸出來了，我把一段值得驕傲的煙尾巴給了他。在我所知道的日本人

一的般習慣，不但不吸別人的煙尾巴，而且自己的一枝煙，也不分做兩次吸現。在他爲了別人的一段煙尾伸出手來，他該有着如何的心境呢？

天黑了，他躺在一間屋內的土炕上睡了，好像他已經忘記了自己是身在異國。

「又送來一個俘虜！」

來了一個兵士說。

我走出去，看見在門前停下一匹馬，從馬上下來一個健強的人。他進屋以後，他很安然地向屋的四壁望了一周。他看見牆上貼着的一幅畫，使他感到些興趣，特意拿去燈照了一下。他開始的第一句話是：

「太原好不好？」

他所屬的部隊，是衝破娘子關進擊太原的先頭部隊之一。他好像還夢想着太原，雖然他已經做了俘虜。我不知誰怎樣地回答了他。然後他問一句：

「太原有什麼好吃的？」

我們玩笑似地問他說：

「太原的葡萄又好又賤！」

他笑了，很坦白地笑了。

這時候有一個負責的人問起他的履歷來。他的姓名，是佐伯小二郎，大阪人，家住在天王寺區六萬體町二十九號。他家里有父親，有妻子，還有兩個孩子。他已經三十歲了，很久以來，他便是日本現役的軍人。談完話，他們檢查他的身上，並沒有檢查出來什麼。

爲了他，又燒了一次飯。他一邊吃着，一邊笑着；我們誰也不知道他在笑什麼。

「你爲什麼要打中國呢？」

有人這樣地問起他來；可是他却說：

「因爲中國打日本啊！」

「中國怎麼打本了呢？」

「日本在蘆溝橋附近演習，中國爲什麼開鎗打我們呢？」

又有人爲了他的話氣憤，拋開了正面的答辯，立刻指問他說：

「如果中國兵開到東京去演習呢？」

「你不能這樣說，你的話太極端了。」

從此，我看他足可代表日本軍閥所教育，所養成的日本典型的軍人。

第二天，我們吃早飯的時候，松井四郎和佐伯小二郎會見了。我想他們會見時，一定有意外的表情，動作和談話。可是他們却不然，祇是默默相望了一下，默默地又垂下了頭。飯後，他們隨我們到一一五師司令部去。在路上，他們很寂寞，有人拿出一張日本妓女的照片（從日本屍身上搜出的）給他們看。松井四郎接過來，看了一下，立刻被他撕成了兩片——他以爲我們故意在侮辱他。

林彪找他們談話的時候，他們沒有表示一點的禮節。談了一些話以後，林彪問他們：

「你們想怎樣回家嗎？」

「不能回家，因爲沒有接到我們長官允許的命令。」

「那送你們回部隊吧？」

「也好，可是要請你們給我一件武器，是槍，或是刀，不然這樣回去是可恥的，因為我們沒有受傷。」

這都是佐伯小二郎所回答，松井四郎未發一言。

沒有送他們回家，也沒有送他們回部隊，讓他隨着我們部隊過着生活。我們待他們很好，每天都把我們所有的最好的東西給他們吃，行軍時他們一人騎着一匹馬；他們漸漸地也終於被感動了，——尤其是松井四郎，在一處農村的集會上發表了很激烈反日的演說。他們隨我們走了一個多月，我看出他們的情緒是多變的，有時歡快，有時也悲哀，有一

次他們問了：

「日華的戰爭什麼時候結束呢？」

「如果日本繼續侵略中國，中國決不屈服，也許三年，也許五年，直到打倒日本為止！」

「難道我們的青春就這樣地過去了嗎？」

最後他們被送到延安受教育去了。聽說他們一天比一天好起來，而且不願離去中國。

丁玲與她的伙伴們

在我與丁玲女士未相識前，我聽到許多關於她的謠言；這謠言，使我記憶里留下她的模糊的小影。在我與她相識以後，那小影淡了，退走了，她重新遺給我一幅真實的印象。

第一次看見她的時候，是在太原。她聽到我，立波和史沫特列來了，她特意跑來看我們。她這次給我的印象很簡單：笑的時候，像小孩，談起話來，像老人。

不久，我們便離開了。一個月以後，我們在征途上，又遇見了。

不管行軍，宿營，我們都常常在一起。即使她與她的伙伴到什麼地方演劇去了，我也許去看她，她也許來看我；因此我們漸漸地熟識了。她那完整的印象，就是在這期間給我的吧？

我所認識她的是一個有才幹的女人，不但可以運用思想，而且善於處理事務。如果不能這樣，一個那麼多人的戰地服務團，也不是容易領導的吧？她是湖南人，她也有着湖南人的特點——豐富的熱情。然而很難使人看見她熱情的所在，因為她的熱情深沉而不露骨；這也許是多年來「事變」所受的教訓吧？但是，必要滑頭的時候，她也滑頭，並不弱於交易所的經紀人。還有她對一切都很小心，即使是一件小事，她也要經過很大的考慮；從前的丁玲和現在的丁玲，如果有些差異的話，那差異也許就在這裡。她對於工作的努力，是超過了她的一切。她常說：

「忙一點好，最好忙得一天一點工夫都沒有。」

是的，她每天忙得幾乎一點工夫都沒有，所以她很難產生一篇文章。也許正是這個原因，得到她伙伴的一致擁護，隨她一樣忙。她很愛她的伙伴，所以她開玩笑似地對我說過：

「除去王玉清一個人，是大人，其餘的都像是孩子，都像我的兒女一樣。」

王玉清也並不是怎樣大的大人，他才祇有二十五六歲。不過他聰明些，他有着丁玲一

般的幹才，他對丁玲有很大的幫助，事務方面很多都由他擔負。我很喜歡他，雖然他並不是怎樣愛文學的人。可是他的女人夏，却是一個太不懂事的姑娘，不過也有兩點值得她驕傲的是她的聰明與美麗。

此外還有丁玲的伙伴，給我留下了忘記不了的記憶。一是張可，他可以唱非常動人的大鼓，他唱起來的時候，可以使我悲哀，也可以使我興奮。一是陳明，他很年青，看起來很像一個孩子，做起事來，却很能幹。一是我忘了姓名的都喚「阿Q」的一個人，他很有舞台上的天才，如果有好的人領導他，可以使他成爲一個出色的演員。還有很多人，可惜我都記不清了他們的姓名！他們都有自己的特點。總之，所有的團員，幾乎全部還都保留着人類最珍貴的眞純；這一點丁玲也正與他們一樣——不過限於她面前是有着眞純的人的時候。

現在多方面都注意着丁玲與她的伙伴——西北戰地服務團；更注意的是丁玲。在私人間的談話，關於她的特別多，像從前一樣地流傳着很多的謠言。據我所聽到的，毀多於譽的；然而我想那並不能損害她，而是損害了自己！

夜
里

那天夜里的行軍，彷彿是我行軍中最艱苦的一段征途。

不許說話，不許開電筒，在行軍前已經有了這樣的命令。

天色黑得像老鴉的翅膀一樣，地上的一切都失去了顏色與形象。我們走的路，又是山路，每一步都有石塊纏絆着腳，一不經心，也許落入一種坑穴中，跌倒了。同時也不敢快走，怕在意外中滾下山去。最怕的還是過河，而且河又多，河上很少有橋，即使有橋，也看不見橋的所在處，所以祇有在水中走過。每次走過，鞋子，襪子，甚至褲子全濕透了，那種冰冷的氣息立刻透入了骨肉。剛剛要乾爽起來的時候，去路上又橫着一條河流。這樣艱苦的旅行在我也許還是第一次。

我一切的記憶與想像，都沒有了，我祇是追隨着身前的一個人；他跑，我也跑，他站住，我也站住，因為我很難探索我們所要走的路徑。有一段路程，他跑起來了，一直跑了十幾分鐘，還不停止，我爲了不敢鬆一步，仍然以他一樣的速度追隨着他；可是，他有着「二萬五千里」的經驗，我終於喘起來了，腿顫抖了；好像時時都有跌倒的可能。在不知覺中，突然感到我身前的一個人失蹤了，我不得不站下了，望望身前與身後，都是一樣的望不盡的黑暗。這時候，我茫然不知所去了，彷彿在這世界上，祇有我一人了。我正在急燥中，立波來了，他第一句就問我：

「他們哪去了？」

他也像我一樣地迷途了。我沉思了一下，我說：

「我想他往那邊去了。」

於是我們兩人向身邊的山上走去，走到山腰的時候，我有些疑心了，爲什麼山上沒有道路呢？可是重返回去，又怕白費了這般的氣力，祇好繼續往山上走。快到山頂的時候，我聽

見有人向我們大聲地喊了

「口令！」

我知道走錯路了，可是又不能立刻轉回身來。——擔心着那守衛者向我們開槍。我們站下了，聽他又在追問：

「誰？」

「第八路軍！」

「你們到這來做什麼？」

「我們的隊伍不是才從這過去的嗎？」

「沒有，沒有，一個人也沒過去！」

我們互相地說了這些話，始終沒有看見他站在何處，祇感覺他離我們的身邊不遠。因為我擔心他是一個漢奸，想知道他是否是一個守衛者的念頭，也無法實現。最後我問他是某軍的守衛者，他說：

「十三軍」

是的，這是第十三軍駐紮的防地。於是，我們不得不退回來，又退至原地。幸而後面的隊伍趕來了，我們才又繼續走起路來，不然我們走到敵人的陣地，也許還不知道吧？

天快亮了，我的心境坦然了些，然而疲倦又來了，所以我每次遇見一個路人，都要指着我們的宿營地問他：

「還有多少里？」

第一個人告訴我說：

「還有二十五里。」

半點鐘以後，第二個人告訴我說：

「還有三十里。」

又半點鐘以後，第三個人告訴我說：

「還有三十多里。」

我真有些奇怪了，爲什麼越走越多起來了呢？難道山西的地上沒有距離嗎？從這點也可以知道些山西的農民有着怎樣的知識。

此後，我很少問路的遠近，還不如自己估計一下吧！

在我到宿營地的時候，我的身子立刻軟了下來。任何的外力，都很難讓我再表示一個動作。可是那些兵士長官，仍不住地工作。也許祇有在行軍中，才是他們休息的時候。

因此我感到自己的缺點，更多了！我應該學習像他們一樣，每個中國人都應該學習像他們一樣地能夠吃苦耐勞！

三十多人的一羣

我走了四十里的路程，是爲了去看俘虜。臨近戰場的一個村子，住滿了兵。我探望了很

久，也終不敢確定俘虜究在哪一院內。

遠處的砲聲不停，槍聲仍在響着；以後，我才知道那祇是十二個兵士在抵抗着敵人的猛烈的砲火。我的心，被那砲聲與槍聲引去了，默默地站住了。可是，我突然發現不遠處站着一個崗兵，於是我問他：

「俘虜在哪里？」

「那邊，那個大門的院里。」

我去了；那大門前還站着一個崗兵，我又問他說：

「俘虜在這里嗎？」

「是在這里。」

我走進去，並沒有看見一個日本的軍人。院內有三十多人，有的躺着，有的坐着，有的站着，也有的老人，有的青年，有的受過傷，凝結的血模糊了他的年歲。他們都穿着同樣破舊的衣服，他們的臉色中都藏着同樣的難言的痛苦。他們看見我的時候，所有的視線都集中在

「我一人身上。可是我並沒有注意他們，找了一個兵士問

「俘虜在這裡嗎？」

於是那三十多人的一羣，都撲向我來；有一個老人已經跪下了：

「大人，你饒我們一條命吧！」

從他的話音中，從他的神情與動作上，我明白了他與他們是如何的一羣；所以我說：

「你快起來，起來我們再談！」

其中的一個青年聽了我的話以後，他好像失落在海中，望見了一隻救生船，立刻對他們所有的人喊：

「喂，你們聽出來沒有，這位大人，是咱們的同鄉，真的呢！」

然後很多人都在問我：

「大人，咱們是同鄉嗎？你也是東北人嗎？」

「是的，咱們都是同鄉！」

很多人爲我跪下了，彷彿見了自己的親人一樣喊着：

「老鄉，你救救命吧！」

我的心粉碎了，我的淚水，幾乎流落下來。我們同是「一九一八」後的受難者，今日我們中間却劃開了如是距離。他們以爲我是第八路軍高級的負責者，向我傾吐這種最大的真情。我被他們感動着，也以更大的真情待他們，我說：

「你們安心吧，你們的一切我都情願擔保。」

他們還不相信地逼問着我：

「你看我們真不要緊嗎？咱們是老鄉，你可不要騙我們哥幾個！」

「我不能騙你們，難道你們還不相信我嗎？」

最後他們相信我了。

我問起他們從前的一些經過，其中的一個人對我詳細地說了：

「我們都是遼甯鳳凰城人，都做莊稼爲生。去年七月間，縣里的『參事官』來了，按家

抽人。我們也不知道做什麼，問誰，誰也不知道。等到把我們送到日本鬼子軍隊里去，我們才知道不好了！可是又有什麼辦法呢？——

有人聽着他的話，記起了往事，望着天，長吁了幾口氣息。

「日本鬼子把我們編成了輜重隊，十二個人分爲一小隊，另外有一個日本鬼子小隊長，這就是他們一個人管我們十二個人。跟他們走起來以後，就倒霉了，不是打，就是罵。一天祇給一頓飯吃，吃飽吃不飽也就算了；有時候，連一頓飯還沒有吃呢，他們就喊了：『走啦，走啦！』晚走一步，就是一腳，或是一刺刀，有幾個人就是因爲這個被他們刺死的。睡覺不能睡，他們把你放在馬一起，還把你的手綁在馬蹄上，這不是活遭罪嗎？我們常常想逃，可怎麼逃呢？大便，小便都有人跟着你……」

這時候，有人更加嘆息了。

「跟他們遭了好幾個月的罪，一直到昨天晚間，我們聽見了槍聲，知道要得好了。當時我就說：『咱們可別跟日本鬼子們跑，子彈都是找他們的！』我們都藏在一塊，一直到你們

把我們叫出來。出來以後，才知道有人也受傷了。不管怎樣，總比跟日本鬼子好多啦！老鄉你說是不是？」

他的一段話談完了，不久我也與他們告別了。

以後，我也見過他們；那時候，他們都穿起了軍衣，成爲第八路軍的戰士了。我每次看着他們的時候，他們都要問一句：

「老鄉，你好嗎？」

或是：

「老鄉，咱們在東北再見！」

一個農家

從下午走到夜深，走過了同蒲路。在一個農村前面，我聽見兩聲清晰的槍聲。我走過去的時候，在地上，被我發現有一個人結束了生命。他停止了一切的動作，頭沉入未涼的血泊中。他側邊圍有很多的人，奇異地在看着他。因此，我想到剛才我聽見的兩聲槍聲，也許正是爲了他而發生。不過我不知道他究竟爲什麼被以如是的刑罪而抵償了他的罪名？他是逃兵嗎？是強盜嗎？是漢奸嗎？

爲了走錯路，結果多走了十幾里。在我到了最後的一個農村的時候，管理員告訴了我他所給我們指定的房間。

天色很黑。可是我走進那家院內，窗內透出着明亮的燈火。我們的馬蹄聲，喚出了主人，把我們領進房間去。燃起着燈火，也燃起着爐火，一切都整齊，而且清潔，這所有的準備，好像都爲了新來的客人。我們行軍以來，借宿的地方，不下二十幾處，沒有一處給我們以如是的快感。我問起那個年老的主人的時候，他說：

「我家聽說你們要來了，你看我們都準備好了，等着你們來呢！」

這老人的可愛的態度與給我們的深切的同情，都感動了我們。他的三個兒子也很殷勤地招待我們。他的大兒子，是一個忠實的農民，他的二兒子，是北平中國大學的學生，他的三兒子是太原師範學校的學生。他們都同樣有着愛國的熱忱。他們的母親爲我們忙着燒飯。她說：

「我們在鄉下沒有一點好吃的，不知道你們吃慣吃不慣。」

吃完飯，我們給那個老人錢，他堅持地不肯接受。他說我們給他錢是侮辱了他。可是第八路軍有「八項注意」的規定，不許佔老百姓一絲的便宜。這樣使我們雙方爭持很久。最後他主張，在我們何時臨走前再給他。

這個農家待我們怎樣好，是無法完全說出的。比方每天，都要給我們送些鄉下最珍貴的食品來，要給我們燃起爐火，時時問我們是否需要開水。每天晚間，都燒好了很溫暖的炕，讓我們去睡，舒展着疲倦的身體。每次躺在炕上，那種溫暖常常使我記起故鄉來。有一次我在半睡半醒的神態中，我想像是睡在故鄉的炕上了。而且這主人，又常常問起我的家來，使

我思鄉的情緒，一天比一天高漲。着可是他却說：

「你們年青人永遠不想家，不是嗎？我年青的時候也是一樣。」

「——所以你不讓你的兒子，在你身邊缺少一個！」

「不，這年頭講不了啦，我願意他們出去，出去打日本！」

我以為他說的是謊話。然而不久，他終於允許他的二兒子和三兒子去陝北了並且他還逞着年青人一樣的勇氣對我說：

「你不要看我老了，有一天日本鬼子來了，我還要拿起槍來試試！」

現在日本強盜已經佔至風陵渡，他的家也難免於淪陷了吧，不知這個老人是否實踐了前言做戰場上的戰士。如果是的，我願在這遙遠的地方，祝他平安，祝他領導起更多的老人來！

我很愛這個老人，住在他家里，像住在自己家里一樣；看不出我們中間有什麼隔膜而需要一句謊言。可惜在他家，我們祇住了三天後，就接到了移動的命令。移至離他家十幾里

的一個村子去。在我們臨行的時候，他的家人完全站在院里，等候着送我們。他還不住地說：

「我真沒想到你們祇住三天就走了，我想你們最少也要住半個月！」

我們走出門騎上了馬，我向他們打了一下臨別的招呼。他說：

「你們以後不移動，可常到我家來；反正我們離得也不遠，最多也不過十五里地。」

我們走了。他們還留在門前，他們的心中保留着一種戀別的情緒。

別了他們以後，他還要他的大兒子來看過我兩次。可是我一次也沒有去看他，這今日在我已經成爲一種遺憾了。

一顆善良的心

特如丁格 (W. Trudinger) 她是一個英國老太婆。她信仰基督教，而且是一個忠實

的傳教者。她在中國生活四十多年了，她在洪洞開了一家醫院，也不下二十年了。她除去每天祈禱外，她最大的工作就是用毛線織嬰兒的小鞋；不管會客的時候，讀報的時候，兩手仍在不住地織着。如果有人問她：

「你每年要織多少小鞋？」

那她便說：

「能織多少，就織多少！」

如果有人再問她：

「你每年可以織多少呢？」

「不知其數了！」

「你織那麼多，做什麼呢？」

「你看，中國人多窮呀，中國的嬰兒多可憐啊！我織了，就給人了；這許多年來，我自己一雙也沒有剩下。」

「你給的人，祇限於基督徒嗎？」

「不，誰來要我就給誰！」

她是這樣的一個善良的老人，她有這樣偉大的「愛」。

不過她是一個「反共產主義者」。如果問她爲什反共產主義呢？那麼她便說：

「共產黨殺人放火，無惡不作，這正是違反了耶穌的意思！」

因此第八路軍剛到洪洞的時候，她感到了一些驚恐。可是她漸漸地安然而了，而且愛起第八路軍來；給第八路軍捐款，贈送朱德一本聖經，天天的黃昏爲第八路軍在聖像前祈禱：

「上帝，你保護第八路軍吧，不要讓日本的飛機炸傷他們一個人！保佑他們打勝仗，把日本軍隊打出中國去！」

這是她的誠意，我們可以相信的。如果有人問她：

「你爲什麼愛起第八路軍了？」

卽她會肯定地說：

「他們並不殺人放火無惡不作。我親眼看見他們很愛護人民，而且對人很有禮貌。這正和耶穌的意思一樣。」

有一次她聽說第八路軍醫治的一個受傷的俘虜，想糖吃，她便找了兩包太古糖，轉送過來，她告訴來的人說：

「你告訴那個日本俘虜，吃了我的糖，以後他不要再打中國，讓他訴告他的朋友，也不要再打中國吧！」

她這話，可以感動每個人，那個俘虜也是一樣，他發誓自己一定要聽從她的勸告，因為他早已覺悟了。

又有一次有人勸告她說，日本又要開始進攻了，恐怕洪洞也要成爲戰地之一；如果洪洞淪入日本手里，她也許會遭了意外的不幸，請她早些離去洪洞。可是她說：

「我不能離開洪洞！我在這裏快住到二十年了，在這裏有我很多的中國朋友；我怎麼忍心離開這裏讓朋友被日本兵一個一個地殺死呢？」

「你在這里，日本兵也是一樣殺他們，甚至，也要殺你——雖然你是英國人。」

「我願意同我的朋友生死在一起，日本兵殺我是可以的，可是我不能屈服他們——狗東西，世界上無恥的強盜！」

現在敵人已經侵入洪洞了，他又開始焚燬着房屋，搶掠着財物，強姦着女人，屠殺着同胞。我記憶中的洪洞已經變了原形，城角殘缺了吧？完整街上遮滿了零碎的磚瓦吧？我想一定有很多女人被強姦後，赤裸着身體死在街頭，汾河被鮮血染紅了水面，自己的產業，已歸他人所有……這一切都使我懷念！

我更懷念的是特如丁格那個老太婆，她是否健壯，平安？

哭 訴

昨夜我同第八路軍某部的一個負責者，在這房間同宿了。早晨，他起來很早，坐在炕邊，好像在等候誰的到來。

昨夜的砲聲，響了一夜；這帶有刺激的聲響，不會使我安眠。倦疲的身體，躺在炕上，彷彿永遠也不想起來。可是，不到一刻，來了一個人——那某部負責者的特務員。他問：

「把他帶到這里來嗎？」

那某部的負責者允許以後，又不到一刻，又來了一個人——可憐的青年。他身上穿破碎的西服，他的臉上與髮間，同樣地積留着日久的灰塵；他的態度異常謙遜，而近於卑賤了。當時我想高聲地向他說：

「喂，你是做什麼的人？不管你是做什麼的都好，你精神些，勇敢些，不僅我不願意你那樣，而且第八路軍也不需要你那樣！」

可是我沒有說；現在我對於感情的浪費，也要有些顧及了。

不久，我便聽見自己耳邊流傳着：

「他是漢奸！」

同時也有：

「他不是漢奸！不過祇是一個受難的東北人罷了！」

從這些我可以知道些關於那個可憐的青年的來歷了；所以我立刻起來靜聽那某部的負責者問他的經過。

他在未說話前，他的淚水先流了；那祇有出現可憐人臉的可憐神情，深深地感動了我。他用手拭去了幾滴淚水，說了：

「我是遼甯新民縣的人。我的家現在還住在新民。我在師範學校讀書的時候，正趕上『九一八』事變；學校散了，我回了家。我這一點做錯了——」

他嘆息了一聲，好像感到了最大的悔恨。然後他痛哭起來了，他一點也不吝惜自己的淚水，他好像要把自己一生所有的淚水，都在這一次流完，然後使自己成爲一個無淚者。

「是的，這一點我真做錯了！我不該回家，我應當隨着義勇軍去，何必受那些苦，何必有

現在呢……唉……做錯了，永遠也挽不回了！我回家以後，四處都傳着『日本兵每天都殺學生！』我的家人爲了愛護我的生命，把我送到新成立的警察訓練所去；幾個月以後，我當了警察。從前做錯的，還沒有糾正過來，現在又做錯了，我怎麼能做警察替日本兵捕人呢？所以不到一個月，就想方法辭退了，又回了家。在家過了幾年，沒有做什麼，每天寫些無聊的詩而已。」

他很愛自己的詩，有許多還隨帶在身邊，拿出給我們看。

「可是現在在東北誰能夠平安地過活呢？幾個月以前，縣里『參事官』的命令來了，要我去見他。我的生命在他的手里，我不能不去。去了的時候，他對我說有一個差事要我去做，我當時就表示謝絕了。然而他生氣了，問我：『你不忠於「滿洲國」嗎？』這話就是要給我加上一個罪名。因此我不得不聽從了。在他告訴我要我去做繙譯的時候，我很坦白地對他說：『我祇是在警察訓練所學過幾個月的日文，怎麼能做繙譯呢？』他說祇要會幾句日本話就可以，還是一定要我去做，我不肯，他說了『你不忠於「滿洲國」嗎？』」

我看他彷彿不甘心被壓力所迫害；可是他握緊着的拳頭，鬆弛了。

「我不得不答應他了。以後他把我送到日本軍隊去，在輜重隊做繙譯，一直做到你們昨天打敗那部份日本兵的時候！」

他的話很沉痛，現在還留在我的心底。我希望我們抗戰到底，救出來東北受難的同胞，
全中國受難的同胞！